26年来上海3.7万人“魂归大海”

调查显示海葬接受率达24.7%但实现率较低,推广引导仍需努力

■本报记者 钱蓓

一年前,黄女士的丈夫过世,遵照丈夫遗愿,黄女士把他的骨灰撒入大海。

三年前,上海知青廖先生长眠海底。廖先生当年为了支援大西北建设而离开上海,最后,他以海葬方式回到家乡。

六年前,上海老兵冯先生魂归大海。他戎马一生,想随海水回到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几个女儿为他建起网上纪念园,并且表示要追随父亲,在自己百年之后也实行海葬。

清明前夕,这些海葬者家属前往滨海古园,参加海葬公祭典礼。自2008年以来,滨海古园已是第十次举办海葬公祭。

到2016年海葬占安葬数比例年均增长约10%

上海的海葬历史已有26年,从1991年推出骨灰海葬活动至今,上海已有数万名海葬者选择在长江入海口告别人世,其中包括作家巴金。

1999年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设立飞思海葬服务部,专门受理海葬业务。来自上海市殡葬服务中心的数据显示,从1991年3月19日上海举行首次海葬算起,到2016年底全市共有37056名逝者的骨灰被撒入大海。

中国人讲究入土为安,海葬观念的形成和推广经历了漫长的过程。上海飞思海葬服务部副总经理刘维斌记得,最初沪上每年的海葬量仅100多具,2016年这个数字达到了3345具,海葬占当年安葬数的比例为2.7%,年均增长约10%。

2016年下半年,上海理工大学课题组开展了一次问卷调查,结果显示约有24.7%的受访者接受海葬,比起2003年4%的接受率有了大幅提升。上海理工大学教授乔宽元表示,这个数字给了民政部门继续推行海葬的信心和底气,但也显示出海葬的实现率仍然低于接受度,需要通过更好的方式进行推广和引导。

海葬适航期仅四个月,预约等待需半年多

上海市殡葬管理处副调研员张颂杰介绍,上海海葬,实行的是家属随船出海撒散骨灰的方式。海葬航线主要是吴淞至长江入海口,长江口航道密布、轮船众多,保障海葬活动安全的压力逐步增大。

上海冬季多雾,夏季多台风、雷雨等强对流气候,天气直接影响到海葬航次的安排。为了确保航行安全,现在只能利用春秋季节的四个多月时间出海,船次运能与市民需求存在矛盾。

当前适用海葬的船型主要是客滚船,每艘船的核载人数为300多,除了工作人员以外,每个家庭可以有不超过6名成员随船参加海葬。这样,每个船次只能为50余位海葬者撒骨灰。

种种原因,导致前几年预约参加海葬的等待时间达到一年以上。服务部门想办法优化航次、挖掘余量,把排队时间缩小到了半年多。但这仍然对市民的积极性有一定的影响。

研究探索新的海葬形式

大城市土地供应日益拮据,推行节地生态安葬是缓解用地矛盾的方式之一。历年来,上海逐步推行了树葬、海葬、深埋、格位存放等不占或少占土地方式安葬骨灰或遗体。去年,上海第一家生命晶石工作室成立,至今共吸引约180个家庭尝试生命晶石服务。今年清明前后,沪上还有墓园开展小型墓(家庭合葬墓型)设计大赛。

而海葬是最彻底的节地葬式。受邀参加海葬公祭典礼的柏万青说:“从小道理来说,先人海葬,可以减轻小辈的负担;从大道理来讲,海葬可以节约用地,所以我从一开始就很赞成这种方式。”

张颂杰表示,今后上海民政部门还要研究探索新的海葬形式,比如在陆地举行送别仪式,由工作人员代为集中撒海;开设“海葬纪念网”,为选择海葬市民提供纪念平台等,缓解预约等待时间过长的矛盾,也满足家属缅怀纪念的需求。

1999年上海出台海葬奖补政策,对选择海葬的本市居民,每具骨灰补贴家属150元,2012年提高到2000元,宝山、浦东、奉贤等区在市级补贴的基础上,对本区户籍居民再给予奖补。张颂杰透露,殡葬部门今后也会考虑调整补贴方式,继续鼓励市民选择海葬。

闵行公安团员青年祭扫好交警茆盛泉

守住秩序规则,留住英烈笑容

■本报记者 何易

茆盛泉,闵行交警支队民警,坚持“见违必纠”,对视线内每一起交通违法行为都抱着“零容忍”的态度,坚决查处、绝不姑息。2015年3月11日,为纠正一起机动车交通违法行为,年仅32岁的他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又是一年清明时。在龙华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里,闵行公安团员青年们的目光都停留在相片上那张熟悉的保持着微笑的年轻脸庞——茆盛泉。

战友们纷纷上前擦拭着遗像上的浮尘,娇嫩的雏菊衬托着年轻的英烈。茆盛泉生前战友,闵行公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叶子,在烈士的墓前,再一次为所有团员新警们讲述这位兄长、这位英雄的故事。

“还记得那一天,你站在车水马龙的路口,指引着流动不息的行人车辆。面对违法行为,你毫不畏惧,见违必究,无情的车轮却将年轻的生命夺去。这份忠诚敬业的奉献精神深深影响着我们。”

“倘若他还在,应该可以常常在朋友圈看到他晒出的与儿子在一起的幸福脸庞吧。两年过去了,伤痛随着时间的流淌渐渐沉到心底。带着他的期待和愿望,大家的生活与工作又重新走向正轨。但是,我们都不曾忘记,悲剧,本来是可以避免的。这座有着数千万人口的特大城市应该有怎样的交通环境?交通大整治以及随之而来的各种管理措施正在告诉我们答案。我们感到欣慰,因为,一切都在变得更好了。”

闵行区公安系统团员青年来到龙华烈士陵园开展清明祭扫活动。 (闵行公安供图)

茆盛泉一定没有想到,上海启动了一场只有开始没有结束的交通违法行为大整治;也一定没有想到,道路交通管理条例出台,成为一套全新的、系统的交通行为准则。虽然兄弟们都忙得黑了、瘦了,但结果令人欣喜。他一定会支持这样的整治,倘若他还在我们当中,也一定和兄弟们一样夜以继日奔忙在路口。当看到路口秩序井然,司机行车有序,他的脸上也一定还会露出灿烂的笑容。

2015年案件发生之初,网络上还曾出现过对于“执法过严”的质疑。而今天,很多人已经能够达成共识:遵守规则,是我们这座国际化大城市的生活方式,亦是一种对生命的尊重。如今,几乎所有上海司机都在“重新学习交规”,开车也更为谨慎、专注。秩序,正在成为这座城市的气质。

如今,吴中路虹许路路口繁忙依旧,年轻交警们接过前辈的接力棒,继续在路口挥洒汗水。在这个曾经承载过泪水和感动的路口,茆盛泉岗组碑就在一边静静地伫立着,而新交警们正在用自己的青春续写关于秩序和规则的故事——继续站好岗,与市民一同构建通畅有序的交通环境,便是对他最好的告慰。

愿规则,所有人心向往之;愿秩序,成为申城永恒之美。

沪上戏曲界推出多场缅怀已故老艺术家的活动,追远抚今——

留下传统戏曲的每一章华彩

■本报记者 黄启哲

清明前后,沪上戏曲界多场缅怀已故老艺术家的活动陆续推出。上海大剧院连演两场越剧范派创始人范瑞娟纪念演出,《风·范》越剧宗师范瑞娟追思会日前在上海文艺会堂举行。上海昆剧团举办“水流云在——昆曲音乐家辛清华、顾兆琪纪念演出”。上海天蟾逸夫舞台“梨园记忆”第一期围绕缅怀京剧表演艺术家方小亚展开。

追远意在抚今。在缅怀老艺术家之余,他们的艺术创作之路也给当代戏曲人留下思考——老艺术家以精湛的技艺和开放的思维,让传统艺术在历史的不同阶段有着各具特色的时代面貌。而对于后辈,专家呼吁不仅要继承艺术精神、借鉴思路,也要整理老艺术家留下的艺术财富,留下传统艺术在每一个时代的华彩篇章。

“老师57段唱腔我学了几段?”

范瑞娟的纪念演出中,集结了来自上海、杭州、宁波、南京、温州等地九代范派弟子,带来20多段范派经典唱段,其中不少已有数十年未见于舞台。

上海戏剧学院从事越剧教学工作的韩婷婷参与了此次演出,致敬之余也是对范派小生经典剧目和唱腔的一次梳理。几代人越是深入其中,越是懊悔:“最近我翻看老师范瑞娟的唱腔集,一本是1983年出版的有36段唱腔,另一本2003年出版的,里面有57段。守着这座艺术宝库,我扪心自问——我学到了多少段?”

都说越剧擅演风花雪月,可在范瑞娟的舞台人物“履历”里,爱国诗人陆游、忠王李秀成、南宋名将韩世忠等英烈人物不在少数。以柔情诗意见长的越剧旋律,在表现这些人物时,范瑞娟丝毫没有削弱其英武威严之气,为越剧在表现题材和手法上积累下丰厚的“家底”。

通过范瑞娟老师的一个一个剧目的连缀,能够看到这一百多年来,越剧前辈所走过的路,同时也为当下的越剧创作提出问题——戏路好像走窄了?

老笛师自费10万元出版曲谱

台前需要开拓思维,幕后也要有所发展。

都说戏曲乐队是傍角儿的艺人,更重伴奏而少表演,常年在舞台追光灯视野之外。可别因此小瞧了他们,能不能托住台上演员的表演同样见功夫。笛师顾兆琪少年时期就能背出百余出戏,因而在台上演出,别人看的是曲谱,他看的是台上的演员,哪里跟得紧一点,哪里情绪铺垫得足一些,配合得好,戏味儿才足。

2002年顾兆琪还自筹10万元出版了一本曲谱。别人以为他“闲钱太多”,他自序的这番话就是最好的回应:“昆剧之振兴,首在于普及昆剧之曲;而欲普及昆剧之曲,又必先有昆剧之谱。”

而今能够从事戏曲作曲和唱腔设计的年轻人越来越少,以至于一些资深作曲家常常身兼多个剧种好几部新戏唱腔设计的工作。

顾兆琪的弟弟顾兆琳也是昆曲作曲家,他认为,如今不仅要台前的演员代代传承,更希望乐队、作曲等从事这个剧种的各类人才共同成长,唯有如此,才能留给下一代人更完整、更活色生香的昆曲艺术。

清明节前夕,老兵到新四军广场“向老军长报到”

“尽最后一点光和热后,就来入列”

本报讯(记者**何易**)今年是新四军成立80周年。上海新四军研究会日前在青浦区新四军广场举行新四军老军长、新中国第一任上海市长陈毅元帅逝世45周年纪念活动。很多参加祭扫的新四军老兵如今已是耄耋老人,他们表示每次来到老军长面前回忆峥嵘岁月,依旧心潮澎湃:又回到老地方来了,向老军长报到,再为社会尽最后一点光和热后,我们就来入列——战友们都在这里了。

武警上海市总队第二支队的官兵也在清明节前夕与陈毅元帅后人一起来到新四军广场,寄托哀思、缅怀先烈。上午9时,在陈毅元帅夫妇雕像前,武警官兵和参加扫墓的人员集体向陈毅元帅默哀。随后,陈毅次子陈丹淮将军夫妇向父亲雕像献上鲜花,支队官兵也把一枝枝寄托怀念之情的菊花送到雕像前。然后,武警官兵又来到新四军广场,向为民族解放人民幸福付出生命的革命先烈们敬献花圈。

“我们支队当年随陈毅元帅进入上海,多年来一直秉承传统,每年都组织官兵到新四军广场瞻仰陈毅元帅雕像、缅怀革命先烈,引导官兵争做新‘四有’革命军人。”该部队领导介绍。

武警战士手捧鲜花向老军长陈毅致敬。 本报记者 **赵立荣**摄

“与生俱来谈往生”,复旦首届“生命文化节”开讲

当我们说死亡其实在说尊重生命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你这一生不花力气就能得到的有什么?岁数、死亡。”清明时节,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综合治疗科医生成文武走进复旦大学,与大学生聊一个话题——“与生俱来谈往生”。

成文武常年从事肿瘤姑息治疗。在这个缅怀至亲、追忆先贤的时节,他动情开讲“死亡”,整整两个半小时,无人离场,其间掌声雷动。他的首讲拉开了复旦首届“生命文化节”的序幕。

“与生俱来”,是复旦“生命文化节”的主题。这个月,这一大型跨学科论坛将联合复旦医学院、社会学院、哲学学院等,与大学生一道探讨有关生命的终极命题:死亡。这是一个沉重甚至令人有些讳言的话题,可在“生命文化节”,记者看到了死亡教育的另一面:当我们在说死亡,我们其实在说对生命的尊重。

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

你第一次接触死亡是什么年纪?成文武的开场很抓人。他五六岁时,外公的妈妈去世了。那日在殡仪馆,他一路玩耍地跑到走廊尽头的停尸间,里头排着一张张铁床,包括外公的妈妈。这个小脚老太静静地躺在门口那张铁床上,成文武巴巴地望着,心想:今后少一个喜欢我的老太太了。

年纪太小,不知何谓悲哀,唯一印象是那里真冷。这是成文武对死的理解。

到了小学四年级,大队辅导员去世了。成文武作为学生代表参与送行,随着哀乐响起,他落泪了,“那一刻我知道生命是很脆弱的,有了悲伤的感觉。”

高一时,成文武第一次思考死亡,令这个少年一夜无眠,但也没想出个所以然。

1988年,成文武进入医院实习,那是个毛毛细雨的午后,在急诊顶班的他遇到一个工程师意外身亡,他就在空荡荡的诊间独自陪着这具尸体一个多小时,直到家属赶来。

从事肿瘤姑息治疗,成文武目睹了太多死亡。“说这些,是想告诉大家,随着年龄增长,对死亡会有不同的感受。直到真正理解死亡的那刻,你会明白:谈死亡最终谈的是爱,还有坚强的心。”成文武说。

十年前就想跟年轻人说“死亡”

这次受邀谈生死,成文武很感慨,因为他10年前就想在大学生中开展死亡教育,当时无人响应。如今的大学生对死亡的认识是怎样的、想听什么,成文武琢磨着。

一周前,复旦的学生记者来采访他,成文武领着年轻人去查房。大学生在病房里看到一个年龄相仿的患者,不同的是,病床上胃癌晚期的小姑娘活不过24小时。这天,3个大学生就守着这个同龄人,直到次日她离世。

“他们就牵着她的手,我看了真的很感动。那个姑娘走的时刻是温暖的。”成文武很感慨,他说,不仅医学院的学生,更多大学生都需要死亡教育、生命教育。

成文武说,死亡教育不等于传递这些死亡过程。

他至今记得,1999年他在香港看到给逝去双亲的小孩开的心灵辅导会,用以减少孩子的心灵创伤。最近,他又受到儿童绘本《当爷爷成了幽灵》的强烈触动。

“我们原来能跟五六岁的孩子谈死亡,还谈得感受不到可怕,反而是满溢着对亲情的怀念。”“我们不仅要关注逝者,还要关注生者,要努力让至亲活在心中,但悲伤不能留在心中。”成文武说。

守护生命,更守护尊严

“年轻人很渴望生命教育,只是以前这样的机会太少。”复旦生命关怀协会一名负责老师告诉记者,举办“生命文化节”是为了回应学生对生命终极命题的思考。复旦一项调研发现,20多岁的年轻人思考死亡、生命的,比40多岁的人来得多。

本月起,复旦“生命文化节”将组织密集讲座,将邀请医学院士、哲学大咖、医学伦理大牛与学生聊“生死”。用一名老师的话说,生命教育不仅是谈临终关怀,也是谈如何面对病痛、挫折,所以“生命文化节”的主题落在更宽泛的概念:“与生俱来”。

“什么是与生俱来的?我并不认为与生俱来的是不可改变的,技术已带给了我们很多可能性,但反过来我们要思考科技对生命干预的疆界在哪里?生命的尊严应该是更重要的,现在一些技术的干预已触及到尊严的范畴。谈死亡教育,我们不光是为了守护生命,更要守护尊严。”复旦大学生命医学伦理研究中心王国豫说,思考这些,需打通文、理、医的界限,“生命文化节”是一个好的开始。

越来越多教育者发现,清明节是中小学开展生命教育的良好契机

找一种方式和孩子谈谈“生死”

奉贤区头桥中学的学生们,在殡葬业职工的带领下开展有关清明传统习俗的讨论,并给未来的自己写几句话。 (头桥中学供图)

■本报记者 张鹏

清明又至,沪上的中小学生通过网上祭奠等方式,寄托对先烈的哀思。越来越多的教育者发现,清明节是开展生命教育的良好契机,有关生死的话题不可避免,但需要合适的方式传递给学生。多给孩子讲述家庭成员的故事、一起阅读与生命相关话题的亲子绘本等,都不失为一种好方法。

“生死”话题走进课堂

如果对七八十年后的自己或家人说一段话,你想表达什么?清明节之际,奉贤区殡葬管理所职工走进了头桥中学七年级课堂,为学生们带来了一堂有关传统习俗和生命意义的讲座。

“80年后的我,可能从一个健壮的少年成为驼背的老人,那时候我有可能会有自己的一片蓝天,也有可能平淡无奇。无论如何我要珍惜眼前、活在当下,没事的时候陪陪父母。等我长大后,父母可能已经没有力气,也不能陪我辩论了,时间就像一把利剑划出的沧桑,现在的生活是多么得来不易。”七(1)班的朱敏孜对未来的自己写下这些话,不禁潸然泪下。

这有些出乎头桥中学校长杨文英的意外,她说,“这是对学生一次特殊的生命教育。不仅帮助学生了解清明习俗,启发学生缅怀先人的内心感受,更重要的是引导学生从对先烈、先贤的崇敬、感恩、敬仰,转而关注身边的人、珍惜当下的生活。”据悉,该校计划未来每一年,都邀请这些工作人员走进校园,为孩子上一堂“生死教育”的课。

记者了解到,在沪上部分中小学,“生死教育”正在通过各种方式,走入校园和课堂。闵行区梅陇中学曾召开过一节名为《做一个负责任的家庭成员》的主题班会,在讲述了如何照顾家庭中年迈的家庭成员等话题后,班主任张老师还提到了生活中无法回避的“死亡”话题。在她看来,眼下的课堂教育中,与“尊老爱幼”等传统美德相关的教学内容并不少,却鲜有生死教育的相关内容。

一名男同学因为家中长辈刚刚过世不久,他说,没想到一堂班会课让他有了更多宣泄悲伤情绪的渠道,也懂得怎样正视家庭成员的离去,重新回到现实的校园生活和社会生活中去。

多给孩子讲述家庭的故事

在美国、德国等国家的基础教育阶段,“生死教育”早已走入家长和教师的视野。这些国家通常的做法是,借助家庭成员的离去、小动物的离去等机会,向孩子传递生死教育的讯息;学校也会组织到殡仪馆等与生老病死相关的场所,让学生了解生命周期的演变。

静安区家庭教育指导中心主任陈小文认为,家庭更是开展生死教育最合适的场所。家长应多讲家庭中的故事,多讲述父母与祖辈之间的故事,通过生活中的细节让孩子感悟到每一个家庭成员都是“有血有肉”的存在,让孩子对“家”的概念有更加深刻的理解。陈小文说,“孩子们会知道,父母与自己除了简单供养关系外,还有更多情感的纽带。当遇到情绪问题时,他们也会更倾向于向家庭成员倾诉。”